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八

卷五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對北涕唾及溺

傳曰楊子雲著論以為春秋之際晝夜平等謂日出於卯之正東入於酉之正西故

也桓譚乃著為新論以難之曰子雲之論乃人間之卯酉非天上之卯酉天上卯酉當北斗極極者天樞也極者天軸也天之有極亦猶蓋有保斗天雖轉而此極不動亦猶蓋雖轉而保斗不移自人觀之此固北而非天正中然春秋之際日之出入常在南斗當知天如蓋轉北道常遠而南道常近春秋晝夜易嘗等乎子雲語塞不能折於此蓋知斗為天中無足疑也是故元始上帝稱北極為中極實上真人稱北斗七星為中天七星而吾儒亦云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孰謂為不然乎昔者天皇北極北斗七星化生自七寶蓮中結為光明飛于中極去地九千九萬餘里化為

九大寶官乃紫微垣大虛宮勾陳之位掌

握符圖紀綱元化為眾星之主領貪狼配天為天元主身巨門配地為地元主命祿存配火為日元主福文曲配木為月元主祿廉箕配土為江元主官織武曲配水為

河元主壽破軍配金為海元主妻兒每星各有三十六官每官各有三十六曹三界十方百靈眾真皆所隸屬然則中天北極不為尊乎宅尊之所可觸穢乎若以長生經言之則所謂北者又不待須是正北但

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月建所指皆為北此斗柄也減損壽命最為急速戒哉

贊曰

克己之日 非禮勿動 不顧而唾

無義有勇 溺及箴中 擢髮是恐

立不易方 君子所重 矧彼居北

眾星之共

對竈吟詠及哭

傳曰按黃帝靈經竈門不得歌詠哭泣罵罵叫喚與篇中所言亦皆一也世人但知

竈為一聚塼土安知有大威力不可冒犯

乃如是耶昔嵩山有一廟極靈異殿上惟有一竈絕不可近近則有禍由是遠近祈祀殆無虛日一日有一禪師至廟直入殿中以拄杖擊竈三下曰汝本泥土合成聖

從何來靈從何起乃敢恣虐眾生言訖又打三下竈乃應手破墮須臾有一青衣我冠踊出向師拜曰其實此廟竈神久愛宗報今蒙禪師為說無生法忍已得脫離此處將生天矣敢不敬謝師曰此是汝

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復再拜而沒人因號師為破竈墮云其後有僧復以此語問曰某火在左右不蒙方便啓發此竈得何宗旨遠得生天師曰我只向道汝本泥土合成更無別箇道理僧方忖思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什麼不會僧作禮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其僧亦大悟嗚呼此竈但以一聞禪師之言遂能得悟無生法忍然則吟詠及哭者豈不撥干瀆之禍乎

贊曰

食不語言 宴非嘆所 哀樂以類  
各有攸處 吟詠及哭 烏可妄舉  
匪惟瀆神 惡失其叙 敬爾執事  
謹其默語

又以竈火燒香

傳曰按天師門下科令竈下及火謂之伏龍屎是故不可燒香竊嘗披閱教典香火避忌又不只此一事如油漬紙灑不可焚紙錢謂之枉積蠟錢東嶽墨積如山天地陰陽諸司皆所不受又如供養真武夏月不可用李子冬月不可用石榴延降上真不可燒乳頭香檀香謂之浴香月季謂之不時華金桐謂之鬼華凡此皆當避忌與其不避而自取冒犯執若敬遵其教乎

贊曰

火在周典 出納有時 夫燧取日  
潔誠可知 敬心所寓 以祭以祈  
拾彼餘燼 或非其宜 一物不苟  
神之聽之

穢紫作食

傳曰紫雖不爨亦實上蒸此穢紫所以不可作食也不聞勞薪鍊炭之事乎昔荀勗嘗在帝座適膳夫進飯勗曰此必勞薪所炊帝不之信立召膳夫問之則果以一故車脚供爨楊收雖常飯必以炭炊一日李璋宴其二子亦以炭炊二子終不下筯惟略餌果實而已其門下僧聖剛諫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亦何嫌乎二子曰凡以炭炊當先燒炭令熱然後入爨故名鍊炭不然則尚有煙炷此吾所以不食也嗚呼車脚供爨而荀勗識為勞薪炭失於鍊而二子尚嫌煙臭况穢紫造食而奉祀乎

贊曰

稷曰明紫 祭有先飯 蔬食齊如  
變色盛饌 敬天之祿 無敢或慢  
火齊必得 飭彼薪祭 實祀貴潔  
人神奚間

夜起裸露

傳曰按道藏日月各廣八百四十里日行

手乾月行乎坤日得月魄而清月得日魂

而明清明者其氣也精華者其質也陰陽者其道也烏免者其象也卯酉者其路也晝夜者其度也交會者其用也大抵晝屬陽夜屬陰夜即百靈交會之時不欲裸露者恐冒犯也不聞黃三狗索清之事昔朱守成凡三夕被盜皆不能入賊首黃三狗發怒必欲一逞其志既而又至才入第二重門則見火光赫然有數輩甲士喝聲叫捉三狗惶懼爭路走出不覺誤傷其黨獄成所見甲士乃守成家所事真武幘軸上數員從神耳單州妓女楊素真單獨一身厚有所積武弁素清因百計誘引相與結為夫婦盡載所有同歸京師舟次孟陽即夜醉素真沉之重淵無何適值真武行空救之復活然則深更僻處孰謂無神明乎夜起可裸露乎

贊曰

處必掩身 視不下帶 凡在形色  
動如敬戒 安肆則偷 夙夜匪懈

豈曰幽閑 而可縱敗 予以考祥

無勞著蔡

八節行刑

傳曰上清真人曰八節之日皆當誅諸善事不可恚怒忿爭此皆天人大忌獲罪非

小況敢行刑大抵其日乃元始天尊分遣天尊天君天帝神仙兵馬無執數眾教化人間開度群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亦復下降條錄罪福且如日行赤道月行黃道乃其常也至於立春則日行青道出黃道東三素元君上詣天皇大帝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度仙上聖天尊同始青天君下降立夏則日行赤道出黃道南太極上真三元真人上詣紫微宮游宴玄景行道受仙好生度命天尊同始丹天君下降立秋則月行白道出黃道西太素上真白帝君上詣玉天真皇高真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太靈虛皇天尊同始素天君下降立冬則月行黑道出黃道北上清真人帝君皇祖上詣高上九天玉帝游宴洞景行道受仙無

量太華天尊同始玄天君下降春分則日

復行青道出黃道東太微天帝君上詣高

上玉皇游宴始景行道受仙玉寶皇上天

尊同青靈始老帝君下降秋分則月行白

道出黃道西南極上真赤帝君上詣上閭

風臺九靈夫人游宴明景行道受仙太妙

至極天尊同皓靈皇老帝君下降夏至則

日行赤道出黃道南扶桑公大帝上詣太

微宮遊宴受景行道受仙玄真萬福天尊

同丹靈真老帝君下降冬至則月行黑道

出黃道北太霄玉妃太虛上真上詣太皇

宮太微天帝游宴清景行道受仙玄上玉

晨天尊同五靈玄老帝君下降但凡含炁

之流每至是日各有變化翔飛蠕動草木

飛沉隨緣感應改易新輕者或更重重

者或更輕善惡回換炁象之運自然而然

上學之士每於此日自當存想祈謝因變

行化習吉除凶進善黜惡陞明棄闇入正

治邪鍊偽成真勵思登聖開度群品生成

萬彙仰副太上眾真如是之意被行刑者

何物小子乃敢爾耶

贊曰

元氣流行 各有分度 斗轉星移

鼎新革故 賞罰代天 順其象數

節序閭端 生意攸寓 奉時承休

宜哉威怒

唾流星

傳曰神降自斗而天師生虛危分秀而真

武生女節感星而白帝生流星入口而葉

君生然則星之所以分靈孕秀者為如何

哉流星者亦是之一也楞嚴經曰或見二

日或見兩月乃至暈過珮玦彗星飛流負

耳虹霓皆為惡相爾雅曰彗星為約約即

流星也彗星為攬捨即彗星也世人但知

奔流為妖而不知奔流非妖妖實自召要

當恐懼修省急修所以禳解之德其可輒

唾不聞景公三語之善愛感為之退舍乎

贊曰

流星天使 飛翔太空 占彼順逆

災祥所鍾 隕石宋徽 墜營亮終

有動于上 敢不敬恭 厭勝之說 出於齊東

指虹霓

傳曰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斗失度則投霓應河圖稽曜鈞曰鎮星散而為虹霓春秋運斗樞曰星散為虹當知虹霓者信為斗星餘氣著于形色也昔者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沐向北斗自陳所以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執謂虹霓非斗星餘

贊曰

蝦蟇在東 詩人莫指 白虹貫日 輒度易水 駭喻小人 飄風同旨 上象或變 災異所起 見者儻然

其可慢視

輒指三光

傳曰太上曰若見日曜月曜北斗南斗則鄭重扣頭請乞祐護上言呼禱至聖至尊真宰真君矜哀凡冗赦宥過愆即再拜不

得輕慢反招殃累然則三光可指乎三光者日月星也日月已疏于下請以北斗南斗五老五星二十八宿言之大抵世人作福者必造惡者多是以累歲連連年困篤鮮有安者若蒙東方九夷胡老君歲星重華君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君主攝者可解寅卯辰巳未申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東方九九八十一萬安中五災九厄土害之炁可以辟斥正月二月三月可保無他若蒙南方八蠻越老君火德熒惑君太陽南斗君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君主攝者可解巳午未申酉戌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南方八八六十四萬安中五災九厄金害之炁可以辟斥四月五月六月可保無他若蒙西方六戎氐老君金德太白君奎婁胃昂畢甯參七宿君主攝者可解申酉戌庚申庚戌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西方六六三十六萬安中五災九厄木害之炁可以辟斥七月八月九月可保無他若蒙北方五狄羌老君水德辰星君太

陰北斗君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君主攝者可解亥子丑丑癸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北方五五二十五萬安中五災九厄火害之炁可以辟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可保無他若蒙中央三素槍老君土君鎮星君魁魁魁魁魁魁勾陳七宿君主攝者可解辰戌丑未戌巳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中央土害之炁可以辟斥地祇積泉可以解除四季之內可保無他然則三光可輒指乎

贊曰

帝堯南面 中星是窺 舜禹七政 璿玉衡璣 純業觀仰 以審百為 照臨在上 幽隱弗遺 彼妄指者 凡民無知

久視日月

傳曰太陽日君為陽宮總司列二十八宿為屬史太陰月君為陰宮總司總五獄二十四炁治山為地司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為水府每一年有二十四炁每一節炁

即太陽日君首至當節合巡宿中此日太陰月君亦至其日則二十四炁治山二十四炁君各攢集世人善惡災福壽祿生死等事上於所屬之獄本獄司命又復騰奏于當節陰陽二君所巡宿中立春節按虛宿湯泉治陰官左監神炁君奏事雨水節按危宿北平治陰官右監神炁君奏事驚蟄節按室壁二宿稠種治陰官左監察炁君奏事春分節按奎宿主簿治陰官右功炁君奏事清明節按蒙宿蒙奏治陰官左領功炁君奏事穀雨節按胃宿平蓋治陰官右領功炁君奏事立夏節按昴宿雲臺治陰官左監功炁君奏事芒種節按瀘口治陰官右監功炁君奏事芒種節按甯參二宿公慕治陰官右都炁君奏事夏至節按井宿玉局治陰官左察炁君奏事小暑節按鬼宿平岡治陰官左功炁君奏事大暑節按柳宿北切治陰官右察炁君奏事立秋節按星宿葛瓊治陰官右領炁君奏事處暑節按張宿後城治陰官左都

炁君奏事白露節按箕宿本竹治陰官右監察炁君奏事秋分節按軫宿秦中治陰官左領神炁君奏事寒露節按角亢二宿陽平治陰官左平炁君奏事霜降節按戌宿鸛鳴治陰官左長炁君奏事立冬節按房宿滿沅治陰官右長炁君奏事小雪節按心尾二宿庚除治陰官右都領炁君奏事大雪節按箕宿隸上治陰官左都監炁君奏事冬至節按斗宿真多治陰官右領神炁君奏事小寒節按牛宿昌利治陰官左都監炁君奏事大寒節按女宿鹿堂治陰官右平炁君奏事然則日月可久規乎

贊曰  
古者人君 朝日夕月 出納寶錢 職掌无越 竹宮望拜 漢祀猶設 典禮寔廢 寅恭或闕 瞪視奚爲 燭火自滅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九 退六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春月燎獵  
傳曰程嗣昌平生戒殺未嘗輒事烹庖因在容州見數輩獵徒打捕鳥雀或碎首穴曾於鷹鷂爪背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罟罟網罟之中是夕即露香告天曰輒欲將家藏一切所食衆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子覆板印行庶幾此邦或知改過既而印行擱頭有彭景者亦請一本其妻華氏一見即大怒奪取播破棄之穢處明日買得一魚操刀欲繪魚忽跳躍觸破其眼血流滿地須臾皆化爲蟲緣遂其身方喧傳聞監鎮向孰悅見真武真君曰吾察知此地有一上善乃興化軍客人程嗣昌印施戒殺圖子不謂婦人華氏乃敢播破罪惡深重自不容逃其餘不改之人亦當獲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則燎獵是可爲乎惜人不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導之以義亦無不曉昔韋南康鎮蜀時